



A
OF
COURT
THORNS AND ROSES

仙灵王庭纪

卷一

荆棘与玫瑰

[美] 萨拉·J. 玛阿斯 著 刘媛 译

张外借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荆棘与玫瑰（下）

[美] 萨拉·J. 玛阿斯 著
刘媛 译

Copyright © 2015 by Sarah J. Maas

This translation of A COURT OF THORNS AND ROSES is published by Beijing Hongyu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., Ltd.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荆棘与玫瑰 / (美) 萨拉·J. 玛阿斯著; 刘媛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9.4 (仙灵王庭纪)

ISBN 978-7-5133-3198-2

I. ①荆… II. ①萨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5630 号

荆棘与玫瑰 (全二册)

[美] 萨拉·J. 玛阿斯 著 刘媛 译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337千字

版 次: 2019年4月第一版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198-2

定 价: 79.00元 (全二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次元书馆

出版统筹: 贾 骥

宋 凯

出版监制: 张泰亚

特约编辑: 楚 何

美术编辑: 张 慧

—— 每本书都是一座传送门

第二十三章

第二天下午，我仰卧在草地上，享受着透过林冠照射而下的和煦阳光，构思着如何将它融入到我的下一幅画作之中。卢西恩说他有恼人的差事要去处理，没有理会我和塔姆林，于是至高之主便把我带到了这片魔法树林中的又一处美丽的角落。

然而这里却没有魔法——没有星光之池，也没有彩虹瀑布，只是一片碧绿的幽谷，上方有一棵垂柳，中间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。我们享受着这分静谧，悠闲地休憩在悦目的绿意中。我望向塔姆林，他在我身旁打着盹，一头金发和脸上金色的面具在翠绿的林地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尖耳朵弯着精致的弧度，让我的目光停了下来。

他睁开一只眼，懒懒地对我笑：“那棵柳树的歌声总是能让我睡着。”

“那棵什么的什么？”我用胳膊肘撑起身体，盯着我们上方的那棵大树。

塔姆林指了指那棵垂柳，随着一阵轻风吹过，树枝沙沙作响。“它在唱歌。”

“这么说，它还会念兵营打油诗咯？”

塔姆林微笑着半坐起身，扭头看着我。“你是人类。”他说，我转了转眼珠，“你的感官仍然是那么封闭。”

我做了个鬼脸。“看来我又多了个短处。”可短处这个词这时听起来却不再刺耳。

他从我的头发里拽出一根草，当他的手指碰到我的脸颊时，我的脸顿时变得火烫。“我可以让你看见。”他的手指在我的发尾徘徊，拨弄着我那卷曲的发丝。“让你看见我的世界，让你听见它的声音，闻到它的气味。”他说着坐起身，我快要无法呼吸了。“尝到它的味道。”他的视线扫过了我脖子上的那道逐渐变浅的吻痕。

“怎么做？”他冲我俯下身体，我的脸颊越发滚烫。

“每一份馈赠都有代价。”他见我皱眉，露出了笑容，“一个吻。”

“休想！”但我的血液却在飞速流动，我必须要用双手攥紧青草，才能克制住伸手去碰他的冲动。“我无法看见这一切，你难道不觉得这对我不公平吗？”

“我是高等魔仙，无论给予什么，我们都会索取回报。”

连我自己都对我的回答感到意外：“好吧。”

他眨眨眼，也许是料想我会再花些力气抗争。我藏起笑意，面朝他坐起身，这个角度刚好让我们俩的膝盖碰在一起。我舔了舔嘴唇，感到心脏狂跳不止，仿佛有一只蜂鸟正急不可耐地要冲破我的胸膛。

“闭上眼睛。”他说。我依言照做，十指仍然抓着绿草。四周鸟鸣啾啾，柳叶窸窣。塔姆林跪了起来，草地在他身下轻轻作响。他的嘴唇轻触我的睫毛，从一只眼睛到另一只眼睛，我绷直身体，一动不敢动。随后，他后退了几分，我几近窒息地愣在原地，那个吻仍然停留在我的皮肤上。

鸟儿的鸣唱声奏出了一支交响乐，叽叽喳喳，充满了喜悦的音

符。我还从来没听过层次如此丰富的音乐，时疾时徐，变幻多端。在鸟鸣声之上，响起了缥缈的旋律，那是一个女人在唱歌，歌声里带着幽怨与疲倦——是那棵垂柳，是它在哀叹。我睁开了眼睛。

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清澈。那条溪流犹如一道水波彩虹，像丝绸般柔滑地在石块上流淌而过。河岸两旁的树木笼着一层微光，那光芒从树心向外散射，沿着绿叶边缘雀跃舞动。这里没有刺鼻的魔法臭气——不，魔法变得带有茉莉、丁香和魔鬼的味道。我永远都无法用画笔描绘出这般色彩，这般层次，这般感觉……即便能画，也难以画出全貌。

魔法。一切都是魔法，令我心碎的魔法。

我看向塔姆林，这一看，我的心防被彻底击垮了。

眼前的人是塔姆林，却又不是他。确切地说，是我梦想中的塔姆林。他的皮肤闪耀着金色的光泽，头上笼罩着一圈太阳光，还有他的眼睛——

不仅仅是金、绿二色，而是充盈着我能想象出的每一种色调和光华，即便在这片绿影的映衬下仍然显得色彩分明。他是皮西亚的至高之主，英俊潇洒、魅力十足、力量无穷……

我触摸着他面具的边缘，觉得快要无法呼吸了。冰凉的金属感啃噬着我的指尖，一颗颗绿宝石也在撩拨着我那长茧的皮肤。我抬起另一只手，温柔地握住面具两侧，轻轻一拽。

面具纹丝不动。

见我不肯放弃，又拽了一下，塔姆林微笑起来。我眨眨眼，松开了手。那个金光闪闪的塔姆林突然消失了，我认识的那个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仍然能听见垂柳和飞鸟的歌声，但是……

“我怎么看不见刚才那个你了？”

“因为我变回了之前的魔魅形态。”

“什么形态？”

“就是看起来显得很正常的形态。或者说，是我戴着这该死的玩意儿所能展现出的正常形态。”他说着指了指面具。“身为至高之主，即便力量有限，还是有很醒目的身体特征。因此，我才无法骗过我的兄弟们，也无法骗过任何人。但想要混入普通人之中，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”

“可是那张面具真的无法揭掉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确定没人能想出办法，消除那天晚上魔法的影响？就连其他王庭的成员也束手无策？”我也说不清这面具为什么会带给我如此大的困扰，我其实无须看清他的整张脸就已经足够了解他了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”

“我只是，只是想知道你长什么样子。”不知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肤浅了。

“你认为我长什么样？”

我把头一偏。“鼻梁高挺。”我在脑海中搜索着曾经尝试用画笔描摹出的他的样貌。“高高的颧骨，眼睛大而有神。眉毛，眉毛微微有些弯曲。”我脸红了，他脸上的笑容格外夸张，夸张到我几乎能看清他的所有牙齿，却没有看到那几颗尖牙。我试图为自己的鲁莽寻找借口，但我忽然感到眼皮一沉，打起了哈欠。

“现在轮到你兑现交易了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他朝我靠近，带着一脸坏笑：“那个吻，你怎么说？”

我攥住他的手指。“给。”我说着亲吻了他的手背。“你要的吻。”

塔姆林朗声大笑，世界却突然变成了一片模糊，我感到昏昏欲睡。那棵垂柳在召唤我躺下，我照做了。我听见塔姆林从很远的地方呼喊着我的名字。“菲娅？”

睡觉，我只想睡觉。有垂柳、飞鸟和溪流在协奏这曲美妙的旋律，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酣畅淋漓地睡上一场呢？我蜷身侧卧，把自己的手臂当成了枕头。

“我应该带你回家。”塔姆林小声说道，却没有拉我起身。相反地，我感到大地传来一声闷响，他在我身旁躺下，春雨和嫩草的芳香顿时扑鼻而来。我任由他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心中充满喜悦。

这真是个好梦啊！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香甜过。睡在他身旁，令我感到无比温暖，无比安全。在我睡意沉沉之时，我听见他的话语轻轻拂过我的耳畔。“你也和我梦境中的那个人一模一样。”黑暗吞噬了一切。



第二十四章

把我从梦中唤醒的不是晨光，而是嗡嗡的声响。我哎哟着在床上坐起身来，打量着眼前这个皮肤粗糙的矮胖女人，她正在忙碌地为我准备早餐。

“艾莉丝去哪儿了？”我揉着蒙眬的睡眼问道。肯定是塔姆林把我带回家的，他肯定是抱了我一路。

“什么？”那女人朝我转过身。她脸上的飞鸟面具似曾相识，但如果我真见过皮肤像她一样的仙灵，没道理会记不住。我早就把她画在纸上了。

“艾莉丝身体不舒服吗？”我一骨碌翻身下床。这确实是我的房间，不是吗？我朝四周匆匆一瞥，确定自己没有看错。

“你是睡昏头了吗？”那仙灵问道。我咬紧嘴唇。“我就是艾莉丝啊！”她咯咯笑起来，摇了摇头，走进浴室开始帮我沐浴。

这不可能。我认识的那个艾莉丝皮肤光滑，身材丰满，带着高等魔仙的风韵。

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揉了揉眼睛。魔魅，塔姆林之前说过这个词。他利用仙灵视野消除了我之前见到的魔魅形态，可是，他当初何必

要刻意对所有事物都使用障眼法呢？

因为我是一个畏缩的人类，这就是原因。因为塔姆林知道，要是让我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，我肯定会把自己锁在这个房间里，绝不肯踏出房门半步。

当我走下楼梯，见到至高之主时，情形变得更加糟糕了。走廊上到处都是我从未见过的仙灵，每位仙灵都戴着面具。有些身材高瘦，和凡人无异——他们和塔姆林一样，都是高等魔仙——另一些则不然。他们只是普通仙灵。我尽量不让视线停留在普通仙灵身上，因为他们对我的目光似乎尤其在意。

等到我走进餐厅时，我几乎浑身颤抖。谢天谢地，卢西恩总算还是卢西恩的样子。我没敢多问，不确定这是由于塔姆林事先告诉过他使用更强大的魔魅法术，还是由于他根本不屑于去扮演另一个自己。

塔姆林和平日一样，懒洋洋地坐在座椅上，见我从门外走来，这才坐直了身体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房子里出现了好多人……我是说好多仙灵。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当我从卧室的窗户向外望去，看见花园里挤满了仙灵时，几乎吓得大叫起来。许多仙灵，他们脸上戴着昆虫面具，正在忙着修剪篱笆，照料花草。那些仙灵看起来最为奇怪，五颜六色的虹光翅膀在他们的背上扇个不停。当然，还有那些长着绿色和棕色皮肤的家伙，四肢长得吓人，还有——

塔姆林咬着嘴唇，像是在刻意屏住笑意。“他们一直都在这里啊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我什么动静都没听说过。”

“你当然不会听见了。”卢西恩慢吞吞地说，手里转动着一把匕

首。“我们是故意不让你瞧见或是听见那些闲杂人等的。”

我整了整外衣的领口。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当我那天晚上去追那普卡的时候——”

“有很多观众在围观。”卢西恩替我说完了后面的话。我还以为那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，原来当我蹑手蹑脚地从那些仙灵身旁走过时，他们可能正在笑掉大牙地看着这个盲目的人类被幻象耍得团团转呢。

我强忍着委屈，转头看向塔姆林。他把嘴唇抿得更紧，难以掩饰眼神中的笑意，点了点头。“那的确称得上是勇敢的壮举。”

“但是我能看见那个纳加，还有那个普卡和苏瑞尔啊。而且，而且我还看见那个翅膀被扯断的仙灵……”我有些怯懦地说，“魔魅法术怎么对他们无效呢？”

他的眼神暗淡了下去。“他们不是我王庭的成员。”塔姆林说，“所以我的魔魅法术对他们无效。那普卡的主人是疾风，是天气，是变化中的一切。至于纳加，他们另有主人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我撒了谎，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明白。卢西恩察觉到了，不禁笑出了声，我斜睨了他一眼。“你最近又经常不见踪影了。”

他用手中的匕首清理着指甲。“我很忙。你也一样啊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我不解地追问道。

“要是我能帮你把月亮摘下来，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吻？”

“别犯浑。”塔姆林低声对他吼道，可卢西恩还在哈哈大笑，一直笑着走出门去。

屋内只剩下我和塔姆林两人了，我挪了挪脚。“所以，假如我再次遇见阿特尔的话，”我其实是在刻意打破这沉重的死寂，“我能看见它吗？”

“能，而且它可不怎么好看。”

“你说过，它上次没有见到我，它看起来也不像你王庭的成员。”我大胆问道，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

“因为当我们走进花园时，我对你使用了魔魅法术。”塔姆林简明扼要地说，“那阿特尔看不见你，听不见你，也闻不见你的气味。”他的目光越过我，看向窗外，用一只手拨弄着自己的头发。“我已经想尽了办法，确保不让阿特尔，或是比它更坏的家伙见到你。疫病的影响再次显现，有更多邪恶的怪物正在禁锢。”

我感到肠胃翻江倒海。“如果你发现了它们的踪影，”塔姆林接着说，“即使对方看起来无害，但却使你感到不舒服的话，就假装没看见吧。千万别和它说话。如果它伤害了你，我会……结果无论是对它还是对我，都不会太好。你还记得纳加那件事吧。”

他不是在消遣什么，而是在为我的安危着想。他不希望我受到伤害，也不希望他们因为伤害了我而受到惩罚。即使纳加并非来自他的王庭，杀死它们想必也会令他感到难过吧？

我意识到他在等我的答案，于是点了点头。“疫病的影响又变强了吗？”

“到目前为止，影响范围还是只限于其他地区。你留在这里是安全的。”

“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的安危。”

塔姆林的眼神变得柔和，但嘴唇仍然抿成了一条线。“会好的。”

“这场灾难会是暂时的吗？”这真是痴人说梦。

塔姆林没有回答，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倘若这场疫病再次席卷而来，我一定帮不上忙。我早就清楚，他绝不会允许我卷入这场危机。

可这时候我想起了我送给他的那幅画，还有他说过的话。真希望他别让我置身事外。



第二天清早，我在花园里发现了一颗头颅。

头颅鲜血淋漓，它的主人是一位男性高等魔仙——头颅被插在一座喷泉雕像的顶上，那座雕像是一只健硕的苍鹰，正在拍打着翅膀。石头被浸成了鲜红色，说明当那颗头颅被插上去时，刚刚被割下不久。

我本来带上了颜料和画板，打算到花园里去画一幅鸢尾花的写生，谁知却撞见了这血腥的一幕，吓得我把颜料桶和画笔撒落了一地。

我大脑一片空白，直愣愣地盯着那个还在张口尖叫的脑袋看，那双棕色的眼睛鼓鼓地向外瞪着，被打断的牙齿还在滴血。那张脸上没有面具——这说明他不是暖春王庭的成员。关于他身份的其他信息，我无从知晓。

那魔仙的鲜血在灰色的砖石上显得分外晃眼——他的嘴巴张得那么大，实在是吓人极了。我后退了一步，撞上了某个温暖而结实的物体。

我飞快转身，本能地举起双手，但耳畔响起的却是塔姆林的声音。“是我。”我不再打寒战。卢西恩站在他身旁，脸色苍白而阴郁。

“不是暮秋王庭的人。”卢西恩说，“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

塔姆林用手握住我的肩膀，我朝那颗头颅转过脸去。“我也不认识。”他的语气柔和却又带着凶残，但放在我肩头的双手却没有伸出利爪，只是紧紧地抓着我。卢西恩擦过血水，走到雕像脚下的那摊血泊里，抬头注视着那张扭曲的面容。

“他们在他耳朵后面烙了个印记。”卢西恩恨恨地说，“一座山，三颗星辰……”

“是寂夜王庭。”塔姆林显得格外平静。

寂夜王庭——如果我记得不错，根据画壁的描绘，他们的疆域位于皮西亚的最北方，那是一片被黑暗和星光笼罩的大地。“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我惊呼道。

塔姆林走到我身旁，卢西恩则爬上了那座雕像，把头颅取下。我转过头，看向一棵繁花似锦的山楂树。

“寂夜王庭一向为所欲为。”塔姆林说，“他们有一套规矩，遵循着特有的腐化风气。”

“他们就是一群残酷成性的施虐狂魔。”卢西恩说。我大着胆子朝他看了一眼，他现在正坐在那只苍鹰的石头翅膀上。我赶忙又把头转开了。“他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残杀寻找快乐，这样的把戏会令他们享受到快感。”

“是快感，不是在发出警告吗？”我环视花园。

“噢，是警告。”卢西恩说着把头颅拽了下来，在血肉与石料分离的一瞬间，那又湿又黏的声响吓得我身体一缩。我扒过许多野兽的皮，但眼前这个……塔姆林这时又把另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上。“如入无人之境般地随意进出我们的防线，从这鲜血的新鲜程度判断，对方说不定就是在这附近下的杀手……”卢西恩啪地跳下，落在了那摊血泊里。“这正是寂夜王庭的至高之主人爱干的事儿。那个浑蛋。”

我在心里估算着这血泊和庭园之间的距离——不过短短的六十英尺，最多不会超过七十英尺。敌人距离我们竟然如此之近。塔姆林用大拇指轻抚我的肩膀。“你在这里仍旧是安全的，这只不过是他们搞的恶作剧。”

“与疫病没有关系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们知道疫病将再次卷土重来，他们只是想提醒我们，他们已经像秃鹫似的包围了暖春王庭，就等着我们的魔法结界被进一步削

弱了。”我听见这话时，肯定是脸色煞白，因为塔姆林见状接着补充道，“我是不会让他们如愿的。”

我没有勇气说出这句话——他们的面具清楚地表明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这场疫病抗衡。

卢西恩跳出了喷泉，可我却不敢看他，不敢看他拿在手里的那颗脑袋，还有他满手满身的鲜血。“他们很快就会受到报应的，但愿这场疫病也将摧毁他们。”塔姆林大声命令卢西恩去处理那颗头颅，卢西恩嘎吱嘎吱地踩着石子路离开了。

我弯腰去捡掉落在地上的绘画用具，在捡起一支巨大的画笔时双手止不住地颤抖。塔姆林在我身旁蹲下，抓紧了我的手。

“你仍然是安全的。”他重复道。那苏瑞尔的叮嘱回响在我的脑海里。待在至高之主身边，人类。你会平安无事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这是王庭之间唬人的伎俩。”他说，“寂夜王庭行事狠辣，但这只是他们领主开的一个玩笑。在这里对任何人动手——或者说对你动手，对他来说都会得不偿失。如果这场疫病真的威胁到了这片土地，等到寂夜王庭闯进我们的边境时，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。”

我站起身，感到双膝还在抖个不停。仙灵族之间的政治，王庭之间的斗争……“当我们沦为你们的奴隶时，他们的玩笑想必开得更加过火。”他们肯定是肆无忌惮地折磨我们，对他们的人类宠物犯下了难以言说的卑鄙行径。

在他眼中有阴影闪过。“有时候，我格外庆幸当父亲让他的奴隶们前往高墙南边时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但我所目睹的一切已经够糟糕了。”

我不愿意去想象。即使是现在，我也不愿意去看那些在很久之前被落下的人类是否留下过任何痕迹。我不认为五百年的时间足以